

追寻心灵自由（代序）

胡经之

特区成立没几年，也和内地城市一样，有了专业作家。深圳有五位专业作家，全是女的，被大家称为“五朵金花”。

我和黎珍宇更熟些。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曾跟随我读过三年研究生，攻读文艺学、美学课程。后来全力投入文学创作，不时和我联系，说一下她的创作状况。1993 年起，我就不知她的去向，一年多失去了联系。去年秋天，她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她去了加拿大住了一阵子，又去欧洲转了一圈，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千好万好，不如家好。加国亲友劝她留下定居，但她还是选择回到深圳。她说回来才有家园的感觉，灵魂方得安宁，心才踏实。这次远行归来，要定下来了，继续潜心写作。

我一听，感到这是她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一向在追寻心灵自由的她那颗心，终于定了下来。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海外，她都有不少亲友，对她的人生抉择时常发生着影响。这次去加拿大探亲，是她走得最远的地方，靠美国最近，亲身体验、观察那里的生活之后，她断定深圳才是合适她的久居之地。她终于回到这里，要精心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当然为

她高兴。就在她回来不久，她就着手写一部心灵对话录《种金花》。一写完，黎珍宇就把书稿送到我手里，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并且写下些我的感受，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珍宇的《种金花》，道出了女作家二十年来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从垦荒岁月到寻根求源，从小荷尖尖到跨越黄河，从扎根本土到漂洋过海，从用脚书写到体验世界，从封笔危机到金花烂漫，心灵的对话敞开心扉，无所不谈，充分展示了她的内心世界、心路历程；追寻心灵自由，提升精神境界。

她的创作扎根本土，为特区的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十年前，那时深圳还是宝安县城，一个处在前现代的边陲小镇，深圳戏院、新安酒家、华侨旅行社已算是镇上的三大建筑了。珍宇当时是业余作者，在卫生院从医，推行计划生育，却醉心于写作。是特区文化事业的开荒牛。特区成立后，她参加了《深圳特区报》的筹创工作，从事采编。1985年，深圳市文联成立文艺创作室，她又加盟，从事专业创作。

从事专业创作以前，她写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她就转向了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 90 年代，她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出版了三部曲的第二部《生命的湖》，第三部《无土流浪》，发表了《这里没有红灯区》、《女子公寓》、《高楼净土》等六部中篇小说，在香港回归前夕，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界河儿女》。

珍宇从小在深圳长大。因此她熟悉深圳的风土人情，写来都栩栩如生。她的创作，洋溢着浓烈的岭南文化特色。她热爱人生、直面人生，对家乡充满感情，钟情于文学创作。珍宇生性好动感情，充满激情，慷慨陈词。珍宇的创作风格，奔放热情。

珍宇一向心高气盛，一心要为本土作家争气，曾热烈响应

过文艺“粤军”要“跨黄河、过长江”的号召，一鼓作气，1981年初在上海的《小说界》发表了《石上藤》，接着又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异形岛》，然后在鲁迅文学院“亡命写作”三个月，完成第一部长篇《再见，船长》，在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按她的说法，她的“天真激情”喷发而出，不可遏止。

在特区建设中经历了多少次“人生体验的第一次”，感受到多少次“第一次的心灵震撼”，有感而发。把自己的“体验”和“震撼”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珍宇的表达，热情洋溢，直舒胸臆，充满了对人生的美好企盼。她对生活一直抱着理想，始终不渝地相信，作家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丢弃我们的精神追求，用我们的头脑和手，写下我们的所见所想，这是很现实的理想和生命的实在追求”。她快人快语，实话直说，在她的笔下，一直流淌着心中的这股“热”。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以一种女性的敏感，开始探索人生、寻找自我。珍宇一直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自我。到了20世纪末，她才跑到北美欧洲去体验一下那个世界。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她和深圳一起成长，扎根本土，诗情满怀，全身心投入了文学创作，在创作中发现自我，以作品实现自我。没有想过要到海外去寻找自我。她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女性的发现》。1980年代初，她的创作业绩已经得到了国内文艺界的认可，被广东推荐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次年，又独自浪迹大西北，花了数月时间去雪山草原、戈壁沙漠，访喀喇昆仑、交河古城，走青海湖畔、伊犁河谷。回来后，她诗兴澎湃，不仅完成了长篇小说《无土流浪》，还写了新诗集《拥抱自由》。抒发了内心的“真实的欢欣”，享受着本

真的心灵自由。在创作长篇《界河儿女》之前，她多次自费往来于界河之间，到香港搜集素材。这部散发着浓烈深圳乡土味的小说，诉说了深圳儿女的历史。因为写这部小说，珍宇也初步熟悉了香港，这东方之珠、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在那里，儿时的好友相逢，互诉自己的人生。于是，珍宇写下了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你我相逢在香港》。在这里，她借女主人公的表述，坦陈了对现代化都市的真实感受：“我明白了我们这一群人与香港那一群人的差距，有钱人的精神和时间都被金钱利益和长远的目标占据了，他们不可能剩下什么时间和心灵的空间来给友谊和情感，而我们，准确点儿来说，是穷人们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所以比较看重曾经拥有的一切。我们除了友谊之外还拥有什么呢？真的一无所有。”流露出来的，虽也不无自嘲，但对于五光十色的“购物天堂”，并无多少向往。她不想为物欲所累，甘愿在深圳安贫乐道，抒怀写作，享受心灵的自由。

然而，过了不惑之年的珍宇，面对现实中的一些矛盾，不免又困惑起来，正在走向富裕之路的边陲小镇，在高速发展的路途中，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病症”已悄然袭来，再加上中国特色。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那种争斗、欺骗、贪婪、浮躁、庸俗，都扑面而来。打破了她心灵的宁静，激起了她灵魂的颤动。世界究竟怎么了？难道现代化必然要以精神的堕落为代价？于是，她要像德国的哲人尼采那样“用脚书写”。~~灵~~灵~~魂~~魂~~远~~远~~年~~年，她先是跨过鸭绿江，到朝鲜感受了一下那个国度的民族精神；~~灵~~灵~~魂~~魂~~远~~远~~年~~年，她又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会体会中西文化的差异。她体验到了大洋彼岸的新鲜空气、物质富饶和人烟稀少的乐趣，然而，也体验到了文化隔离的孤独。在那里，她觉得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灵魂没有着落点。她深深感悟了，自己的

根在深圳，在那生她养她的家乡。她真正懂得了：“留在中国不是滞留，而是为了根深叶茂地扎根。中国的土地和中华民族虽然创痕累累，但她有修复创伤的能力。”于是她很快回到了深圳，次年，她又去了一次欧洲，绕了大半个地球，登上了巴黎铁塔，回来后放声歌唱，写了组诗，在《巴黎的晚霞》中呼唤出：“不再期待，不再彷徨，这不是麻木后的冷漠，而是扎扎实实的坚强。”经过一番“灵魂的挣扎”，珍宇不再困惑了，真正潜下心来，“扎实地活，沉稳地写，平静地叙述”和“好好地认识世界，探索人性与理性”。

身为女人，珍宇异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对她来说，发现自我就是发现女性。她乐意把自己的创作归入女性文学。珍宇的许多中篇小说，几乎都是在探索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主、自强。《面对破碎的妻子们》、《独行女人》、《宇宙从不解释》、《怨我不陪你洒脱》、《亮丽而黯淡的游荡》《再生禁忌》等等，都在诉说着女人的命运。她的长篇三部曲，更是充分显示了女主人公争取自由的心路历程。蓁儿遭受婚姻重创之后，和男人平静分手，不去仇视男人，也不憎恨世界，而是心平气和地走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守住本土，守住自己，守住灵魂的纯真。”

珍宇笔下，女主人公大都冲出家庭重围，逃出了婚姻枷锁，独自走向了社会，寻找自己新生的独立之路。这也反映了珍宇和别的女作家在女性、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观念差异。

珍宇有时会发出愤慨，为什么自己会生为女人，而不是个小子。在这样急速变革的社会形态中，在这样的世俗环境里，受损害最多的是女人，甚至，现代女性也被爱情逼进了困境。因此，她认为：现代女性不要太相信爱情和婚姻家庭的传统模式。“唯一的出路是：女人们觉醒吧！和男人同步前进，对爱

情一视同仁地，把它看作是随意的、自然的产物。”传统的婚姻制度更是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现象，谁也挽救不了。她劝告世上的女子：“如果你们谁想满足生育的本能，满足成为伟大母亲的愿望，那么你们就必须认真地结一次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给后代一个正当的生存理由。”但是，“如果你准备为爱情结婚，那就必须抱着必死的、凤凰扑火的决心，而且要准备好自我救生的方法，一旦婚姻触礁，及时逃生，在体无完肤加上拖儿带女的悲惨状态中，保护好美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在“单身贵族”、“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的深圳，珍宇之说，恐非奇谈怪论。说不定还是超前意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或者根本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仍然会存在，这就是历史。

她创作的女性文学，富有深刻的本土特色，也在不断地触及现代生活中的矛盾，因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为特区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女性文学，正如珍宇所说，“也许是比较沉稳的一块审美保留地”，值得继续挖掘。

去年，珍宇又完成了一部新长篇三部曲《中国的珍珠玫瑰》，写三个人（二男一女）的人生道路：多伦多之夏，北京的冬天，在春天回归。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紧密联系起来，反映出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变化。而一个完美的现代女性的形象，在不断地超越着传统女性的精神境界，到达更和谐而美好的男女同步的理想境界。这也是珍宇在新世纪的自我超越。如今，她正在着力于修改描述经济生活的长篇小说《贵气朦胧》，并开始了新长篇小说《金银花开》的创作。我高兴地看到，她从加拿大回来，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精神生产也越来越走向商品化，为金钱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而为生命写作的人还有多少？珍宇

仍然执著于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更美丽成熟而写，想把人间的真、善、美的根留住，这精神令人敬佩。珍宇说她之所以坚持写作，是要“把灵魂打造出美丽的光芒”。这种为生命的呼唤、心灵的自由而写作的态度，值得珍惜。不错，作家、艺术家也要生活，必须有钱，但写作不能为了钱。马克思说到英国作家弥尔顿，把自己的《失乐园》卖了五镑钱，但他的创作，乃是“出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能动的表现”。作家、艺术家要对现实世界有着真实而深切的感受、体验，才能转化为内心世界的有机部分，创作时才能成为天性的能动表现。我衷心期待着珍宇既能深切体验世界，又能完善地把握自我，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按照美的规律表现出来，为特区文坛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夏

（全文发表于《中国艺术报》一九九一年 九月 九日）

目 录

- 第一篇 垦荒岁月..... 员
- 叙述深圳经济特区草创时期的文化创意，深圳第一家报纸《深圳特区报》，深圳第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特区文学》的诞生。深圳经济特区一批文化生力军的成长。第一批在全国打响的文艺作品。
- 第二篇 浅说第一..... 员
- 回顾深圳特区建设初期的“开荒牛”精神，重现当年重要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例如第一批特区的基础建设者，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第一批外国专家与工人，第一次香港总督来访，第一个深圳纪录片的诞生，第一个打破大锅饭的新“劳动用工制度”在全国的示范影响，第一个富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渔农村，第一届深港足球运动会，第一瓶在深圳出品的“百事可乐”……用当年新闻工作的经历和细节，表现特区人文精神的核心——开拓创新，无私奉献。

第三篇 寻根求源..... 猿苑

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尤其是客家人历史的发掘，深入讨论中华民族的思想、审美和生存态度的根源，寻找家园的同时寻找精神的归依。对深圳的文化历史作出真实而细腻的阐述解析，深圳，历来就是通往海外的岭南重镇，军事要冲，政治与文化的前沿，海洋文明的兴起地，不是什么小渔村。深圳的人文状况，是中华大文明的重要分支。

第四篇 小荷尖尖..... 缘

回顾特区文学队伍的成长，从自身创作实践的体会中，总结特区文学的兴起、发展的过程，从中看到党和国家对文学青年的关怀、爱护和培养，看到特区政府对文化和文学的扶植力度。第一个“青年文学社”，第一批到“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文学新军，第一批在国内引起重视的特区文学作品，第一片在开山炮声中发芽的特区文学新苗。

第五篇 跨越黄河..... 恣

分析特区文化队伍的三种基本力量，本地作家、内地来的作家、广东省文学院来支援的作家，三种不同着重点的文学作品对特区文学的贡献和对国内文艺界的影响。特区人第一批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是怎样面世的。特区第一

批专业作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当时被“看不起”的文学粤军，是怎样变成令人瞩目的“广州、深圳、广州军区”三足鼎立的广东文坛新气象。

第六篇 扎根本土..... 猿

回顾文学创作道路的万分艰辛。如何顶住各种物质主义的诱惑，坚守文学岗位；如何面对各种打击和挫折，守住理想，守住灵魂的纯真。

第七篇 拒绝庸俗..... 猿

对封建主义残余“官本位”意识的批判和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思考，讨论反腐败题材的发掘和理论的把握。相互鼓励“决不放弃思想的锋芒”，为时代，为家乡，为祖国，为人类而写出真、善、美。

第八篇 用脚书写..... 猿

回顾因私出国到加拿大而后又选择回国的经历，探讨个人与民族，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和精神依归问题。对爱国主义，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对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深入理解，对自由，自我的深层次把握，坚强地面对中国的现状，不逃避，不彷徨，与祖国共同前进。

第九篇 封笔危机..... 员苑

对当下文化出版市场趋向和文化人审美取向变化的讨论。思考严肃文学的生命力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对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全方位的反思，探讨文化道德堕落的“危机”。作家言志：不会封笔。

第十篇 众里寻芳..... 员愿

从女性的角度来讨论女人自己的问题。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剖视特区文学的发展历程。特区社会赋予特区女性意识的先驱性对特区人文状态的影响。揭示了特区女性独立意识发展的趋向和传统人生态度的变化——在爱情、婚姻、家庭、子女等问题上，传统面对新的女性意识的挑战和选择。

第十一篇 金花美丽..... 圆怨

对人生的感悟，对文学审美意境的感悟，对世界局势的感悟，对人与人、人与宇宙的关系的感悟。特区人“种”下特色的“金花”，在悄悄地开放。对话，是人“守住自己”“企盼未来”的一种声音。

后 记..... 圆苑

作者小传..... 圆愿

第一篇：垦荒岁月

叙述深圳经济特区草创时期的文化创业，深圳第一家报纸《深圳特区报》，深圳第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特区文学》的诞生。深圳经济特区一批文化生力军的成长。第一批在全国打响的文艺作品。

乍一眼看到新闻媒体大幅报道“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的辉煌成果”的字眼时，我才体会到“光阴似箭”这词的意义。一晃就是二十年了！二十年前的事情，如同昨天才发生，异常清晰地浮上了我的眼前。

1980年秋天，我在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作为喉舌部门的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原班人马兴奋莫名，群情激昂。在李伟彦部长牵头、当时的新闻科长曾锦棠的具体执行策划下，新闻科的五位同志日夜兼程地陪着领导同志和上级新闻单位来访的同志们议论、酝酿、等待。

深圳市委常委会在 10月 15日作出了创办特区第一份报纸的决定。10月 18日，市委宣传部正式布置筹办特区第一份报纸的任务，要求新闻科迅速提出办报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重点考虑的是资金、人员和印刷三大问题，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有几个新闻科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站的张洪斌同志有意向加盟办报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在“远望”电

台上李部长的临时住地加班开会讨论最多的就是人才问题，上哪里找有经验的办报人？当时特区建设八字还没一撇，艰苦的工作环境、并不明朗乐观的未来，喜欢往“高处”走的人没几个愿意来做开荒牛，所以当时用人主要是“就地取材”，市属单位中谁是“笔杆子”，我们这些筹办人员都可以提议推荐。

首批特区报试刊采编组的人员，主要是来自本地和惠阳地区一些单位的人，其中有江式高、吴木胜、黎明等。我们挤在老县委礼堂隔成的单身宿舍改成的临时办公室里，开始工作。不同的观点、各自的看法，都敞开在桌面上讨论，甚至争论也无伤大雅，浓郁的学术气氛和创业精神，使我们拧成了一股绳。

办报要有期刊号，需要到省里批文。黎明自告奋勇地去广州办了刊号回来，立了一功。我和莫漠接着受命送试刊第一期的《社论》给省委宣传部长林江同志审稿，为了省钱，晚上就挤在我姨婆在省委东山宿舍附近的家，等部长第二天批字后，



特区报筹备组成员与香港新闻界同仁在一起

连忙回深圳。

经过紧张的筹备阶段，《深圳特区报》试刊于1981年10月1日创刊成功。它在香港文汇报社印刷，首印10万份。犹如一阵清新的海风，迅速吹遍了海内海外。各种各样的议论接踵而来……我们在为我们的新生宝贝而担心。

中央宣传部派当时的新闻局长王揖来深圳了解情况。总编张洪斌同志要我在汇报会上发言，解释特区报当时以繁体字香港版问世的根由。我直说了，介绍了深圳与香港在人文方面交流的特殊性，原来宝安县人口、特别是华侨、港澳同胞的分布情况，用香港版本有利于向海外宣传特区、吸引爱国爱家乡的第一批外资。王局长听了汇报后连连点头。随后作了指示，肯定了我们的办报方向和成绩。

首战顺利的鼓舞，使我们军心大振。接下来要正式办报的工作也就紧锣密鼓地展开。

要地，定点，建社址大楼，打各种各样的大小报告……当时市国土局有两块地可以规划为报社，一是蔡屋围旁的山头地块，二是新市委西侧的平地。曾锦棠征求大家意见，我是心直口快地坚持要蔡屋围旁的山头，并开玩笑说那里肯定是一块风水宝地。结果我们报社就建立在蔡屋围旁的山地上，没有门牌，李部长说：“就按照出报登记时上报的社址，叫深南路1号吧！”我很乐，初步体会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的深刻含意。

要正式出报就意味着要有社会和经济双重的效益。当时张洪斌总编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很清晰、前卫的。他们认为要建设一个脱离计划经济旧模式的新报社，要争取经济上的自负盈亏，减轻政府的投入负担，这是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所以报社在正式发行前讨论出版方针时就明确地统一了同志们

的思想：成立广告部，以广告来扶持，将来逐步达到以广告来养活报纸的目的。当时我们新闻科的刘叶城同志自告奋勇地担任了报社第一任的广告部长。而我们的特区报也率先在全国报界大胆地开辟出广告版面，从头版到副刊，都为广告开了通栏。

1981年 缘月 圆日，《深圳特区报》正式创刊了。在市委新落成的通心岭宿舍 员栋办公，楼房不够用，就在 员栋旁边搭建了铁皮房用作后勤仓库和办公。那时总编治社很严，晚上安排值班，女同志也不例外。我当时年轻胆子也不算小，在晚上摸黑骑车经过荒凉的山地去社里值班时心里还是发怵。有一天晚上大风大雨，我从桂木园的家到通心岭去值班，在今天来说通天的大路那点距离不值一提，但那时全是小路山道，路灯都没一盏。我在半路上从车子上摔下了山沟，一身的泥水，满肚子气。到了社里，刚从汕头报调来的黄年同志幽默地对我说：“你打道回府吧，值班室我住了。”满身泥水的狼狈使我毫无幽默感，白了他一眼就胆战心惊地再上风雨山路，往家赶。

记忆犹深的是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首次访深，张总带我去进行全程采访。录音带录了一大盘，但我却不能完整地翻译出来！提议拿到旅行社的翻译朋友处，张总摇摇头……我看到总编无奈的、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很内疚。从此后，我们刻苦学英语、进修，为提高口语能力而广交外国朋友，为迈进新时代而努力……

还记得 员年，我们期待着的报社新楼终于落成了，从北京、广州等地招来的，大学、中专分配来的，部队复转业来的各路人马也汇集得七七八八，我也决定正式地从市委宣传部调入特区报，辞去了“政文部副主任”职务，到采访第一线

香港总督
麦理浩访
深



去，当财经部的普通记者，直接投入经济改革的大潮，感受那新中国开天辟地以来最壮烈的一次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思想震撼。

当年的选择也许被世俗认为是“白痴行为”，这是我用实际行动与“官本位”的意识决裂。这也是使我能二十年后，成为一个冷静的写作人的特别机遇吧。当年的选择，完全是自愿，李部长亲自问我对自己去向的意见，梁仲恒副部长代表组织和我谈任命的事，我很坚决地要求只当财经记者。我需要第一线的生活体验，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目睹一个新时代来临的作家。当时的领导同志出于爱才之心，尊重了我的专业选择，给与了支持。

我在采访工作中，写下了有关外资企业“友谊餐厅”、“东湖宾馆”、“竹园宾馆”、“第一家特区装饰工程”等等改革先行典型的报道，同时也发表了《选择》、《父女之